

平民

劉大嫂

(藝文)

第  
四  
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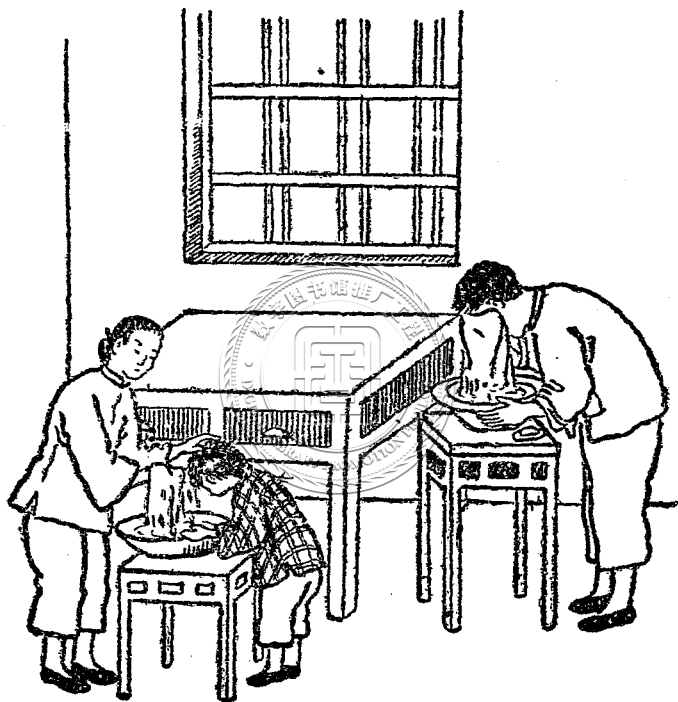
## 劉大嫂

東邊的天，才有一點發白，血紅色的太陽還藏在淡霧的後面。但是麻雀已經離開他的巢，在那微帶枯黃的藤樹上吱吱的叫喚，秋風一陣陣的吹着。劉大嫂從睡夢裏一翻身爬了起來；床裏的小美兒正睡得香甜，她把棉被輕輕往上拉了拉，蓋住小美兒的胸口，就悄悄的出了房門。這時候彩霞散滿了東方的半個天，水紅的，金黃的，還有淺紫的各種顏色，描畫在碧藍的天空彷彿一張

美麗的圖畫。但是劉大嫂沒有功夫注意這些，她提了放在石階下的兩隻水桶，到後院的井裏，汲了兩桶水，用力提着，倒在廚房的大水缸裏，臉上有些發紅，心脈不住的急跳，她放下水桶，拖着大襟擦了額角的汗，轉身走到竈邊，用火鉗通開了火，又從新加了些生煤，放上一口小鐵鍋，倒了八分鍋的水，用木頭的鍋蓋蓋了，回頭取了一個綠盆在米缸裏掬了三把米拏到後院的井邊淘淨，回到廚房時恰巧鍋裏的水也滾了。她將米倒在鍋裏用笊籬攪了一攪仍舊蓋了蓋鍋，她一邊忙着一邊側耳聽

着房裏的聲息，惟恐小美兒醒來找不到娘，急得號哭，甚至於吵醒了劉大哥……幸而沒有什麼聲息，可是那木頭鍋蓋，被鍋裏的蒸氣衝起來，撲哧撲哧的直響，白色水沫噴了出來沿着鍋邊流在竈台上，發出沙沙的聲音，跟着一陣硫磺味噴了出來，劉大嫂忙掀起鍋蓋，撇去上面的浮沫，然後又用笊籬攪了攪，看看米花已經有兩分來長，差不多熟了。她用笊籬撈起一大半來，留着午飯時炊着喫，那一小半就熬成粥。沒有多大工夫，粥也爛了，她連鍋放在旁邊，將火用濕煤封上口，仍舊回到房

裏。這時睡在小籐床的劉大哥已經醒了，看着照在窗戶上金黃色的太陽打了一個大哈欠，又伸了個懶腰，就在那『嚇唷』的哈欠聲裏，把小美兒也驚醒了。他睜開亮星似的小眼向旁邊看看見娘已不在那裏，驀然翻身坐了起來，向四圍找尋，劉大嫂已經跑來抱住他，這才把小美兒要哭的臉變成笑臉了。劉大嫂將他摟在懷裏，含着慈祥的笑容說道：『小美兒乖乖！你睡醒啦，好寶貝穿衣下地玩，讓媽媽替爸爸打臉水，回頭喂你稀飯吃。』小美兒『啊』了一聲依舊伏在娘的懷裏不肯下去，劉大嫂也



恨不得老摟着他，覺得這樣溫軟的小腳小腿，和那勻靜的脈搏，處處都使得她舒服安慰。但是劉大哥已竟拖拉着睡鞋，走過來道：『美兒下來，讓媽媽去掣水。』說着伸手接過美兒來，在他肥嫩的紅頰上吻了一下。劉大嫂忙着掣臉盆出去，不久端了臉水和嗽口水來，又忙着預備了粥菜。劉大哥洗完臉嗽了口吃好稀飯，穿上竹布大衫，掣着帽子，就上印刷局去了。

這時候已經八點半了。劉大嫂先喂飽了小美兒，自己才胡亂吃了兩碗粥，替小美兒掣了玩具放在小椅子上，

讓小美兒自己去玩，她才偷了個閒空去梳頭，梳好頭又忙拏着了十吊錢請前院張大嫂買菜時候便替她帶回菜來。以後她又打掃屋子洗衣服，剛剛弄得清楚，張大嫂已經買菜回來，提着個舊竹籃，將兩個茄子四兩豬肉兩塊豆腐一顆小白菜遞給了劉大嫂。劉大嫂晒好了衣服，就忙着作午飯，炒茄子，炒肉丸，豆腐熬白菜，一樣樣的煮好，劉大哥也就回來了。他們夫婦帶着小美兒吃了午飯，劉大哥稍微歇了歇，又到印刷局去。劉大嫂洗淨了碗碟收拾了廚房哄着小美兒睡了午覺，彷彿有點腿

酸，就端了一張椅子，坐在窗戶跟前。屋子裏靜悄悄的，只聽見院子裏的楊樹和梧桐，被秋風吹的沙沙的發響，劉大嫂身上只穿着一件洋布短衫，剛纔忙亂時毫不覺冷，這時靜坐下來，才覺得這一陣陣的秋風，吹在身上的，有點發涼，不禁嘆了口氣自言自語的道：『糊裏糊塗的又過了一個夏天。』於是想起打點秋衣，第一小美兒孩子家，早晚最容易受涼，去年的襖衣破的破了，小的了，今年至少也得添補兩件，因想起上次廟會的時候，曾買了兩丈的花洋布，先給小美兒作一身襖衣。劉

大嫂一面想着，就站起來，開了那隻藤箱找出那塊花洋布來，先裁了一條襖褲，拏了針線，又坐在剛才坐的那張椅上一針一針的縫着，日影隨着她一上一下的針線，慢慢的向西斜去，壁上的鐘噹噹的正打五點。她抬頭看看天空，真是一片清碧，沒有一條浮雲，好像用水洗過似的，斜陽射在西方的大榆樹上，樹枝在秋風裏擺動，一閃一閃，放出淡黃色的光彩。劉大嫂許久沒有理會這自然的美景了，這時候對着這沒有雲的蔚藍的天空和秋陽下的樹影，不知怎麼心裏好像丟了東西似的，又像是

身子懸了空。她正在沒有主意的時候，小美兒已經醒了，她放下一切的幻想，將美兒從床上抱了起來，給他喝了一碗開水，又拏了兩塊餅乾哄着他。美兒吃了餅乾漸漸高興了，獨自跑到院子裏去玩，劉大嫂又到廚房去忙晚飯。六點多鐘的時候，劉大哥帶着疲勞的樣子回來了，劉大嫂替他打好了臉水，跟着就端上飯來，吃飽之後劉大哥的精神也就來了，出門去找朋友談天。劉大嫂收拾完了，也帶着小美兒到前院去串門。前院住的張家，一共四口人，張老大在郵政局當信差，他的兒子小張今

年二十歲，已經娶了妻，他自己在鐵工廠當鐵匠，他的妻小名叫瑞姐今年只有十八歲，作得一手好針線。他們父子倆人每天都不在家，他們婆媳倆人忙着料理家務，白天也和劉大嫂似的不得閒，到了晚上，忙完晚飯以後，瑞姐點起燈來作針線，張大嫂就端張小橙子坐在院子裏。劉大嫂常常在這時候，來找他們閒談。他們談起年頭不好，東西一天一天的貴，可是錢一天比一天難掙，吃飽的少，餓死的多——張大嫂是相信命運的，所以每逢談到這裏，她總是歎息着說：『噯！誰讓我們的命不

濟呢！人家前世修得好，活該咱們餓死，人家坐汽車吃館子照樣的樂，年頭不好才碍不着人家呢……」劉大嫂雖是念過幾年書，對於命運的話有點懷疑，可是這幾年來過着這種苦日子，也把那點懷疑銷磨盡了，聽了張大嫂的話不知不覺的佩服，別的話也談不下去，加着小美兒也鬧着要睡，就辭別了張大嫂回到自己房裏，打發小美兒睡了。她自己也覺得十分困乏，可是劉大哥還不會回來，要候門不能就睡。於是又拏起美兒的小褲子縫着，眼睛澀極了，幾次插下針去，就提不起來，眼皮直往下

垂，好容易等到劉大哥回來了，替他掛完長衫關了門睡下時，已經十二點了。

劉大哥在印刷局裏作一個工頭，從前還兼買辦，一個月也有八九十塊錢的進款。那時候家裏還能用一個老媽子，小美兒也還沒生。劉大嫂每天過着比較閒散的日子，常時看些雜誌，有時高興也臨臨帖。但是過了一年，她生了小美兒，加着市面上冷落，事少人多，他的買辦職務，被別人奪了去，僅僅作一個小工頭，每月只有三十塊錢，一家三口，實在不夠用。但是找事太難，只有

極力節省。第一件就是把老媽辭掉連吃飯帶工錢一個月可省七八塊錢。從此劉大嫂一個人就兼着太太母親和老媽的職務，埋着頭一天一天機器似的忙着。不但看雜誌臨字帖辦不到，就是想一點除作飯洗衣服哄孩子以外的事都辦不到。

劉大嫂起初時也感覺得這種生活太不滿意，但是近來都漸漸習慣了。他覺得什麼是人，尤其是沒有能力的女人，就是一架活機器，一輩子平板的轉動著直到油乾了生命燈滅了便是結束。所以她從來沒有說過怨言。至於

劉大哥呢，他是向來主張女人就是女人，除了給人當太太給人當母親以外，沒有更好和更偉大的工作。

劉大嫂安然過着這種乾枯的生活，今年這樣明年還是這樣。劉大哥也依然作着他那小工頭。他們的家庭就像一池沒有源流的死水，永遠不發生什麼變化。而且他們關緊了大門過日子，不管世界潮流是變成什麼樣子，他們總是死守着祖先傳說의思想和習慣。不過可惜他們的大門，仍有一天破朽了，於是一池的死水，也起了極大的波浪。

在一年春天，劉大嫂院子裏的老藤樹，開着格外茂盛的花，淺紫色的花穗，倒垂在姿勢蟠屈的藤蔓下，好像小小的花籃，濃烈的香氣帶着醉人的魔力。劉大嫂忙完了早飯，正在窗下梳洗的時候，忽然有一陣笑語聲，衝破了這院子的寂靜。那笑聲有些耳熟。她正在詫異，忽見張大嫂領進兩位剪髮的時髦女客來，一個身上穿着一件藕荷色的長袍，一個身上穿一套淺綠色的裙衫，站在藤花下邊頓時使這小院子熱鬧了。劉大嫂急忙迎了出去，正是她在初中時的同學夏麗真和邱玉。她見了這兩